



世界古典文学名著

莫苔丝·弥宁

〔法〕巴尔扎克著

莫 苔 丝 · 弥 宁

——〈私人生活场景〉之二

〔法〕巴尔扎克著 李清安 凯林译



莫 苔 丝 · 弥 宁

〔法〕巴尔扎克 著

李清安 凯 林 译

责任编辑：白 丁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54,000 印张：16.625 印数：1——22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75 定价：2.20元

目 录

- (1) 莫苔丝·弥宁.....李清安译
- (340) 人世之初.....凯 林译

献给一位波兰女士*

虽为亡国之女，却如爱之天使、奇幻之刹神、笃信之稚子、阅世之老者、智慧之男儿、温柔之淑女、理想之伟人、忍痛之慈母、梦呓之诗客；你更是美的化身，本书之中的许多情节全都维系于你的爱、你的幻想、你的信念、你的阅历、你的痛苦、你的希望和你的梦，但比起你心灵中所珍藏的诗，它却不免黯然失色。倘其使你怦然心动，你的钦慕者已觉三生有幸，正如苦苦寻觅的学者终于发现久已湮没的珍贵章句。

* 即后来成为巴尔扎克夫人的韩斯迦夫人。

一八二九年十月初，公证人西蒙·巴比拉·拉杜奈尔先生挽着儿子的胳膊，从勒阿弗尔向安古维尔高地走来。旁边走着他的太太，还有象扈从般跟着的事务所里的首席文书，小驼子让·布查。这四人当中，至少有两位每天晚上都要在这条路上走一遭。他们来到街道的拐弯处，也就是意大利人叫作“犄角”的地方，公证人看看前后左右不会有人听到，便尽量压低嗓门，谨小慎微地对儿子说：

“艾克苏贝尔，我现在要教给你的这个小手腕，你只管想法去做，用不着弄清它的含意。这其中的奥妙，如果你猜出来了，我劝你趁早把它丢进冥河。任何公证人或者想当大法官的人，心里都得有这么一条冥河，专门埋藏别人的隐私。首先，你要向弥宁太太和弥宁小姐，向杜麦夫妇，向戈本海姆先生（他八成在那儿）等人表达一番敬意，说一番‘不胜荣幸之至’之类的话，等到寒暄过后，杜麦先生将会把你拉到一边。你在听他讲话的功夫，要故作惊奇地盯着弥宁小姐（这是我允许的）。我那位莫逆之交准会请你出去走走，并且约定过一个钟头，大约九点钟前后赶回去。到时候，你要故意装出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，凑到杜麦先生耳边，声音很低，但要足以让弥宁小姐听见，对他说：‘就是那小子！’”

艾克苏贝尔明天要去巴黎学法律。儿子要走了，这才促使拉杜奈尔把儿子推荐给朋友杜麦，去充当一个重大阴谋的同伙。眼下这个指令的本身便足以使人对这个阴谋略见一二了。

“难道弥宁小姐被怀疑，犯有私通罪啦？”布查怯声怯气地问女主人。

“嘘！”拉杜奈尔太太说着，重又挽起丈夫的胳膊。

拉杜奈尔太太是法院预审书记员的女儿，就凭这个出身，她完全有权说自己是法律世家。这种自命不凡的架势足以说明，这位长着酒糟鼻子的女人，何以总爱摆出大法官的派头。因为，种种判决历来都是由她的先父书记员先生记录在案的。她装出命妇的样子，腰板笔挺，活象一具通上电才能动一下的木乃伊，偶尔还要吸上一点儿鼻烟。她说话尖声尖气，故作高雅；却终不能掩盖不学无术的毛病。她在社会上的价值，似乎就在于把眼圈涂青，戴上花里胡哨的帽子，穿上俗里俗气的衣服招摇过市。世上要是没有拉杜奈尔太太这班女人，商人们往哪儿去推销那类物件？这个神气十足的女人，本质上倒也是一副菩萨心肠，她那些滑稽可笑的弱点完全可以悄然隐去，无可厚非；可是，大自然总爱弄些粗制滥造的生灵开玩笑，偏偏赋与她一个军乐队长式的身材，这样便使得她身上偏狭土气的东西格外显眼。她从来没有走出过勒阿弗尔，穿用的一切都是在当地置办的，对勒阿弗尔的一切深信不疑。她扬言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诺曼底人，而且引以为荣。她对她的父亲尊崇备至，对自己的丈夫更是五体投地。青春年少的拉杜奈尔斗胆娶了这位三十三岁的老姑娘，而且居然还得了个儿子。作为报偿，他从书记员岳父那里得到了六万法郎的陪嫁。人们故尔将他这种少有的胆略归结为远见卓识。因为，他要是不慎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弄到家中，那就无异于玩火自焚。一旦引狼入室，他就很难自拔了。好在公证人很快就发现了阿格耐丝小姐（阿格耐

丝是拉杜奈尔太太的闺名)的巨大价值,并且理解了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的道理。

至于那个毫无可取之处的年轻人,法院书记员特意在施洗时给他起了个诺曼底式的名字。拉杜奈尔太太大喜过望的是,自己到了三十五岁零七个月的年纪,居然当上了母亲,而且当真为儿子翻腾出乳房和奶汁,这正是她作为一个如醉如痴的母亲必要时唯一可以炫耀的地方。

“我的儿子,瞧他有多帅!……”当拉杜奈尔太太陪着莫苔丝姑娘去教堂作弥撒时,指着走在前面的艾克苏贝尔说。她倒真是心直口快。

“他的确很象您。”莫苔丝·弥宁答话的情景就好象在说:
“这天气真糟”!

这个无足轻重的角色,此时露面却是不可或缺,因为,拉杜奈尔太太早在三年前便充任了莫苔丝姑娘的伴娘^①,而眼下公证人和他的朋友杜麦正是冲着这姑娘设下了这番圈套,这类圈套,《婚姻生理学》^②中称其为“陷阱”。

说到拉杜奈尔其人,您不妨想象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好人,其诡诈之处绝不超出正直的范围,一副怪样子,勒阿弗尔人早已司空见惯,外人看了却不免把他当作坏蛋。他的目光号称温柔,可却迫使这位受人尊敬的公证人不得不配上一副绿光眼镜,以便遮住那双始终发红的眼睛,眉毛稀稀落落,但却象两只弓,从棕色的玳瑁镜框上方露出来,就象两只双括弧。你要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单摆浮搁,彼此分开的圆圈在行人脸上

① 这里指旧时西方上流社会少女进入社交界时负责陪伴的年长妇女。

② 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中的另一部小说。

引起的反应；你就无法想象这种脸相会使你吃惊到什么程度；尤其是，这张脸凹陷而又苍白，下端形成一个尖角，正如画家们照着猫的样子摹画出的摩非斯特^①。而这种联想，正是巴比拉·拉杜奈尔自己造成的。在两个可怕的绿色镜片上方，露出一只秃顶的脑壳，给人一种奸诈的印象，不亚于一只装满神机妙算的头套，可是不留神又从四周露出几络白发，把个脑门分割成一块一块的。看着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诺曼底佬，象只黑甲虫似的穿着一身黑衣服，两条腿象两只大头钉在下面支撑着，却得知此乃是天下头号老实人，你一定会纳闷，一个人何以如此表里不一，而且百思不得其解。

让·布查是个遭人遗弃的私生子。书记员拉布洛斯和女儿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。于是，让·布查成了事务所里什么活儿都干的首席文书。老板管他吃住，并且付他每年九百法郎的薪水。他长得几乎象个侏儒，根本谈不上什么年轻人的风采，可是，却私慕着莫苔丝姑娘，并且甘愿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。这个可怜人，眼皮厚厚的，露出两点星光，脸上还有不少小麻点，一头卷曲的短发乱糟糟的，两只大手总是不知往哪儿放，从七岁起就在人们不屑的目光下讨生活。这几点岂不足以说明了此人的全部？他沉默寡言，循规蹈矩，好作遐想，而且是个虔诚的信徒，终日沿着无望的爱与柔情的版图，在那崇高的希望荒原中，自得其乐地漫游着。莫苔丝曾经给这个样子古怪的首席文书起了个绰号，叫他神秘的小矮人。这一声称呼促使布查抱着瓦尔特·司各特的小说读了起来。随后，他便对莫苔丝

① 歌德诗剧《浮士德》中的魔鬼。

说：“一旦遭到危难，您肯不肯接受您这个神秘的小矮人的玫瑰花？”莫苔丝突然用少女所特有的严厉目光瞪了他一眼，就是她们对讨厌的男人所用的那种目光；这一眼便把这个崇拜者整个的心灵打入了泥潭。布查常把自己称作“不名一文的文书”，其实他哪里知道，这种自嘲的说法早在公证人挂牌营业的年头就已经有了，话说回来，他也象他的女主人一样，还从来不曾走出过勒阿弗尔。

考虑到不了解勒阿弗尔的读者，也许有必要将拉杜奈尔一家所居留的这个城市说上几句。因为首席文书无疑是与这座城市密不可分的。勒阿弗尔的安古维尔高地，就等于是巴黎的蒙玛特尔高地，都是位于城市当中的一个高岗。所不同的是，大海与塞纳河环绕着勒阿弗尔与安古维尔高地，使得这两者命中注定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，这里的河口与码头所构成的景致，与巴黎那五万所房舍形成的景观截然不同。在蒙玛特尔高地脚下，青石板砌成的屋顶象僵死的波涛连成一片汪洋；而安古维尔高地的四周，风吹海面反倒象是一个个浮动的屋顶。从鲁昂市到海边，突出的地表与塞纳河若即若离，相伴而行，中间划出忽宽忽窄的地段，串联起一个个城池、峡谷和草滩，构成了许多美好的景致，从而使安古维尔高地自一八一六年以来身价倍增。勒阿弗尔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繁荣起来的。商人们逐渐在这个整体中发展起他们的奥特依、维尔达浮雷和蒙莫朗西等类的市镇。这些商人沿着大看台式的坡地建起一座座别墅，还有豪华的花园，就是为的吮吸被鲜花熏香的海的气息。这些大胆的投机家在这里歇息他们在柜台旁站累了的身子，同时也为了摆脱城里家园中的那种憋气感。由于人口的增长、港区的扩

大，而地皮有限，致使城里的房舍一个紧挨着一个，天地狭小，甚至往往根本就没有院子。结果是，勒阿弗尔的烦恼与安吉维尔的开心便达到了对等的程度！社会发展的法则促使格拉维尔城区象雨后春笋般骤然兴起，到如今，其繁华程度已超过勒阿弗尔本身，象一条长蛇直蜿蜒到海边。在它的最高处，只有一条街道的安吉维尔高地便形成了这样一种阵势：冲着塞纳河的房子，由于遮住了路对面房子的视野，自然拥有巨大的优势；而路对面的房子却不甘示弱，象一个个踮起脚尖的看着，为了获得屋顶上方的视野而猛往上长。可是，仗势欺人的事到处都有，这里也不例外。有几所座落在山顶的宅子，也许由于地势上的优越，也许拥有享受视野的特权，迫使相邻的房子保持在对它合适的高度。此外，由于任性的岩石被道路挖成了一道道沟坎，便形成一层层天然的看台，借着这些空档，有些房产终于看到了城市、河流或大海。这样，高地的坡度本来并不大，可是，却是以陡坡告终。沿着蜿蜒于山脊的道路走到尽头，便可看到一个个小山沟和小港湾，大海就在那里汹涌咆哮，还有零零星星的几座荒村，叫作圣阿德莱斯之类，还有两三处叫不上名的，也是圣什么来着。高地的这一侧，简直就是穷乡僻壤，与面对着塞纳河谷的那些花园别墅形成鲜明的对照。是人们惧怕那有害于植物的海风？还是商人不肯为开发坡地破费开销？……原因何在，不得而知。反正乘着汽船观光的游客看到安吉维尔光秃不平的西山坡，总不免迷惑不解，就象是发现一位珠光宝气的阔佬儿身边，蹲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穷汉。

在一八二九年間，安古維爾高地臨近海邊的幾處房產中，有一所被人叫作“木屋”。這房子也許至今仍然被叫作“木屋”，不過肯定被更多的房子包圍了。這本來是供看門人居住的一所小房子，跟前還有一個不大的花園。宅子的主體則是一所豪華的別墅，有着寬大的庭院、美麗的苗圃、平坦的草坪，甚至還有一間暖房和一個大鳥籠。別出心裁的東家追求整個莊園的和諧統一，便命人將這所門房建成了一座“農舍”的模樣，並且用一堵矮牆將它與自己花團錦簇的園林分割開，還特意沿着矮牆栽上一排籬笆，以便把矮牆遮住。別看他為這所“農舍”費了這麼多心思，可結果還是得了個“木屋”的綽號。在木屋背後，有着大片的果園和菜地。這座所謂的農舍，既不養奶牛，也沒有擠奶房，所以只在臨街處插了一排木桩，充當圍牆。這排不起眼的木桩與它身後那排精心布置的籬笆一比，實在不值一提了。而街對面的房子，屈從於尊卑高下的法則，也只是馬馬虎虎地插了一排木桩當圍牆，這樣一來，倒使得木屋有了鳥瞰勒阿弗爾市客之利。可是，就是這座微不足道的“農舍”却害得別墅的主人威爾坎先生傷透了腦筋。原因是這樣。這座里里外外“一片珠光寶氣”的莊園的創建者，當初不肯進一步擴充他的庭院，用他的話說，就是不想讓看園子的住進自己的“後院”。因此，“木屋”一旦竣工之後，便只能交由可靠的朋友居住了。莊園的前主人彌寧先生對自己的得力出納員杜麥先生一往情深，便把這所房子讓給了他。有後面的故事為

证，杜麦先生也的确没有辜负东家的好意。为了走形式，杜麦请东家签署了一项为期十二年、租金三百法郎的契约。弥宁先生欣然从命，并且美滋滋地说：“你想过没有，我的好杜麦？这样一来，你就得老老实实地在我家里住上十二年啦。”

弥宁先生原本是勒阿弗尔的头号豪富巨商，可是，他的房产却不得不卖给了他的当地对头威尔坎。事情的缘由，后文还将详加叙述。新主人把这所有名的弥宁别墅弄到手，喜出望外之余，忽视了这项小小的租约。其实杜麦当时也是急于把这所房子出手，只要威尔坎把事情提出来，他什么条件都会应承；可是，等到帐目了清之后，杜麦却把住契约不放了，以此作为对威尔坎的报复。于是，杜麦便留在了威尔坎的“后院”里，岂止是后院，简直是他的心窝。他终日监视着威尔坎，妨碍着威尔坎，最终成了威尔坎的一块心病。每天早晨起来，威尔坎隔着窗子看见这件建筑精品，总要感到老大的不舒服。这所“木屋”，虽然只值六万法郎，可是，被太阳一照闪闪发光，活象一块红宝石。这样比喻可并非言过其实！建筑师砌起这所农舍，用的是红色的砖瓦，白灰勾缝。窗框漆成淡绿色，下面露出木料的本色，显得有些发黄。有几尺宽的房顶探到墙的外边。二楼四周是一圈漂亮的阳台，正面中央是一间明亮的玻璃厅。楼下包括一间华丽的客厅和一间饭厅，中间隔着一道木制楼梯平台，扶手上的雕刻朴素大方。厨房紧挨着餐厅，与客厅连着的还有一个小房间，当时用作杜麦夫妇的卧室。建筑师将二楼分割成两间宽大的卧室，每间卧室附有一个洗脸间，那间玻璃厅便成了二楼的起居室。再往上，在两张纸牌似的屋顶以下，便是两间佣人的屋子，每一间开有一只老虎窗，虽然紧挨

着屋顶，倒也宽敞明亮。威尔坎小人气十足，在菜地和果园的边缘垒起了一堵高墙。自从采取了这个报复性的措施，租约为木屋保有一亩三分地就更象是一座巴黎式的庭院了。木屋的附属设施全都倚到了邻人的这堵高墙下，可是，从式样到色调都与木屋十分和谐。房子的里里外外愈发显得匀称而又动人。客厅的四壁镶着硬木，看上去仿佛有一种中国磨漆画的奇妙效果。黑色的背景上嵌着金线，碧绿的树叶与五颜六色的花鸟闪闪发光，交相辉映，跟真正的中国绘画一样美妙神奇，不可思议。饭厅里的墙壁则是镶的北欧木板，整齐的板条，粗犷的雕刻，活象俄罗斯的美丽窝棚。楼梯和走廊形成的过厅被装饰得古色古香，满有一种奇特式的格调。卧室里挂着波斯式的帐子，显得既华贵又朴实。杜麦夫妇安寝的那个小房间上上下下贴着木板，宛如客船上的舱房。这一切无不体现着一位船主的偏好。威尔坎为它如醉如痴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这位不幸的房产主本想把这所房子分给女儿和女婿住。这个计划被杜麦知道了，他更是死也不肯出手。这位布列塔尼人的固执劲在此愈发一目了然。进入木屋要穿过一个小铁栅栏门，门上的尖枪比木栅栏高不了多少。小花园的长度等于那片草坪的宽度，虽然不及草坪来得排场，那时节却是长满了鲜花，诸如玫瑰花、大丽菊，应有尽有，简直是囊括了天下的奇花异卉，堪与花神福罗拉的苗圃媲美。这又是一个让威尔坎伤心的原因：原来那间不大的暖房优雅异常，奇妙无比，素被称为“太太的暖房”，紧靠着木屋，离威尔坎的别墅远远的，或者干脆说是与“农舍”连为一体的。杜麦能够以一个出纳员的细心保留下这间暖房，其间的花花草草是莫苔丝的一大乐趣。老杜麦为此感到格外欣

慰。威尔坎别墅的台球房其实是个回廊，原先通过一只塔形大鸟笼与这间花房相连接。可是，自从他垒起一堵高墙把果园遮住之后，杜麦便也垒了一堵矮墙，把那扇门给砌死了。他还说：“这叫以墙对墙！”城里一班商人便跟威尔坎打趣道：“你和杜麦打起墙头仗了！”打这以后，交易所里的人便成天拿这话逗弄这位妒火中烧的投机家。一八二七年，威尔坎提议，给杜麦六千法郎的薪水，外加一万法郎的补贴，收回那份契约。杜麦断然拒绝了，虽然这时节他在戈本海姆的银行里只有一千埃居的存款。戈本海姆从前也是弥宁先生手下的办事员。这个杜麦，把布列塔尼人的固执与诺曼底人的偏狭糅到了一块儿。这样一来，土生土长的诺曼底人威尔坎对这班房客的仇恨到了何等程度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别忘了，他可是个拥有三百万家产的富翁呀！公然向富人们表明金钱的无能，胆敢冒犯“百万”，岂非十恶不赦？气急败坏的威尔坎就此成了勒阿弗尔人的笑柄。于是，他甘愿向杜麦提供另一所豪华的宅邸，而且产权奉送。结果仍然遭到严辞拒绝。杜麦顽固不化到如此程度，使勒阿弗尔人开始感到焦虑不安了。不过，大多数人却把他的固执概括成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他呀，难怪是个布列塔尼人。”其实出纳员杜麦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。唯恐弥宁太太特别是弥宁小姐，离开这里会觉得不舒畅。他的这两位偶像一向住在与她们的人品相当的圣殿里，眼下屈尊于这所气派不凡的茅屋，至少不至于象一般落难者那样，弄得一无所有，威风扫地。在这样房子里，就是逊位的君主也能不失往日的排场。诸位事先了解了莫雷尔在其中的住处和人物环境，这大概不至于构成一件趣事。因为，在她这种年纪，周围人与物对她未来

的影响，并不亚于性情所起的作用。当然，这首先得是她的性情还不曾打上什么不可磨灭的烙印。

几位拉杜奈尔走进木屋时的架势，外人一看便可猜出，他们是每晚必到的。

“嗨，你先来啦？……”公证人发现戈本海姆待在客厅里，便这样问。戈本海姆是勒阿弗尔的一位年轻的银行家，巴黎著名的大银行巨头，戈本海姆—凯勒尔的亲戚。

这位脸色苍白的年轻人，是属于那种黄头发黑眼珠的类型，凝滞的目光总使人有一种猜不透的感觉，说话和进食同样节制有度，身穿一套黑衣服，瘦得象个痨病患者，不过骨架倒满结实。他满有兴致地注意着旧东家的妻女和出纳员的家庭。不过在他这并非出于友情，而是出于谋算：这里的人们玩纸牌，每盘只赌两个苏，输赢无须操心，也用不着计较。而且，他每晚只在这儿喝杯甜水，也无须讲究礼尚往来的规矩。表面上对弥宁一家忠心耿耿，倒使人以为，他戈本海姆当真是个讲交情的人，省得他去勒阿弗尔的大世界应酬，更可免去那些无益的开销、无端的破费。这个初学乍练的趋炎附势之徒，每天晚上十点半上床，早晨五点准时爬起来。再有，戈本海姆还料定拉杜奈尔和布查都没有戒心，可以借机跟他们探讨许多棘手的事物，免费获取公证人的法律咨询，把交易场中的风言风语弄得水落石出。这位见习的“革本儿海摸”（布查语）无孔不入的本性，化学中叫作吸收性物质。自从弥宁一家遭遇到那场不幸之后，远见卓识的凯勒尔们便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，以便研习海上经商的高深学问。“木屋”里的任何人从来没有烦他办过任何事情，甚至哪怕是一件无端小事。因为他的为人是众

所周知的。在这个后生的眼睛里，莫苔丝不过是一张值不了两个苏的廉价画片。布查对他的评论是：“这家伙无非是巨大商业机器上的一只活塞。”别看布查其貌不扬，偶尔说出话来却颇为透彻。

拉杜奈尔家的四位毕恭毕敬地向一位老妇人问安。她身穿黑丝绒衣服，始终没离就座的椅子，因为，她的双眼长满了白内障。弥宁太太用一句话就能勾画清楚。她那庄严的脸庞十分引人注目，那是一张饱经忧患的母亲的脸，一生俭点，无可指责，受尽命运的折磨却从不屈服，是人间无数尼·俄·柏^①中的中员。金黄的假发梳理得平平整整，戴得端端正正，跟苍白的脸色十分相配，颇象米勒维特笔下的市长夫人。衣领镶着花边，挽肩整整齐齐，穿着可脚的丝绒靴子，浑身上下干干净净，处处收拾得仔仔细细，这一切无不说明莫苔丝对母亲的一片孝心。

等到公证人一声招呼，舒适的客厅里又恢复了宁静，众人的眼睛一度全都盯住了莫苔丝。莫苔丝始终端坐在母亲身边，在给她编织一条头巾。这些人几乎天天见面，眼下却在彼此探询，借以掩饰内心的不安。这光景，即便漫不经心的人也会发现，他们正打算合伙对付那个年轻的姑娘。戈本海姆的态度就不仅仅是漫不经心了，所以毫无觉察，只管点燃牌桌上的蜡烛。杜麦的举止更使这情景变得令人无法忍受，布查、拉杜奈尔夫妇，特别是杜麦太太，一个个胆战心惊。因为，她深知自己的丈夫完全可能把莫苔丝的情人打死，就象打死一条疯狗。

^①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，西德中常用以比喻失去子女终生哀痛的母亲。